

秋深之夜，静悄悄，最是读书的好时候。陆游多次写到秋夜读书，“青灯照空廊，重露滴高林。危坐读周易，会我平生心。”

博客丛林

秋夜怕读书

王跃文

我近来读书却兴味大减，原是我对读书的意义越来越怀疑了。年轻时唯读书是崇，读书目的也很明确，无非求知解惑。有时是带着问题到书去找答案，有时是已有答案仍要去书里求证。

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，我却很长时间宁可信书，不愿信人。我似乎觉得，被书骗了只当玩输了一回游戏，而被人骗了却会十分难过。

些，公的便宜些。朋友说：我想买五只母的，两只公的。渔翁甚是憨厚的样子，拿竹篙点给我们看：这些是母的，这些是公的。

你来不及质疑就掉进去了。等你清醒过来，却早被骗过了一回。一本明知道不好的书，就算你有耐心质疑着读下去，也并无大意义。

可读书就如吸毒，一旦成瘾很难戒掉。我曾发誓宁可枯坐，不再读书。但抛书弃卷不到几天，心里就开始发虚。

我近来总在读不读书间徘徊，难道自己越活越没定性了吗？欧阳修秋夜读书，闻有声自西南来，大呼“异哉”，而书童看到的却是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”。

新书架

《你会教育孩子吗》

传英

“你会教育孩子吗？”一个看似轻巧的问题，一旦提起却势必会引得大多数家长垂头顿首，大有渴望倒尽腹中苦水之意。

外成功教育的范例。书中的四个部分，详细剖析了孩子各个成长周期中呈现的不同特点，并提供一系列对新生的身体、智力、记忆力等各方面进行测试，从早期的智力开发到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教育模式，在书中都能找到科学的分析和指导。

海潮出版社出版

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孩子成才的关键，天才也只是普通人，当智力得到充分的开发和使用时，差别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。

针对所谓“仇富”现象，有经济学家撰文，要“替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办事”。在社会分配不公，财富高度集中少数富人手中的现实环境下，触摸这很敏感的神经而又秉持公义，当然会引起驳议和争论。

很对不起，我也缺乏对“精英”的盲目崇拜，只能欣然后半句，而不认同其立论的出发点。

原因很简单，笼统地“替富人说话”，批评所谓“仇富”现象，太过偏颇。有资料显示，占人口8%的富人占有70%的社会财富，这不能说正常。想让人们富人一概不予腹诽，三缄其口，只能欣然后半句，而不认同其立论的出发点。



梅花(国画) 关山月

随笔

马路上的风景

长安君

那天，女儿去学跳舞，我在教室门外寂寞地等待。百无聊赖之际，我就坐到了楼下的马路边。

在我的对面是一个十字路口。正是傍晚时分，人来车往，十分热闹。很久了，我去去匆匆，很少像今天这样，以闲适的心情看发生在这里的一切。

有一家三口站在马路对面的商店门前，说着什么。然后，女的又走进商店，父子俩则在外面等待。过了一会儿，女的走出来，然后三个人一起离去。想是他们买了东西，要回家去，在家里等待他们的，一定有无限的欢乐和温馨。

有一位老先生，挺“苗条”的，

商都钟鼓

“仇富”与“仇腐”

宋子牛

人朴素的民意诉求，对某些富人的誉议，视为红眼病、吃大户、平均主义，宣称要“替富人说话”，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不智之举，是非不分的昏聩之论，不仅低估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鉴别能力，更是对民意的态度排斥和裹挟。

所谓的穷人“仇富”，我认为仇的主要是三类富人。

一是为富不正者。这些人靠着权力巧取豪夺，或官商勾结，或权钱交易，敛财无度，甚至连救灾款、扶贫款、养老金都不放过，捞得盆满钵满。比如陈良宇、成克杰，一个批条一个电话，千百万就到手了；有的喜欢插手国企转让，从中捞得巨额赃款外逃，而又无不披着公仆外衣。已败露的腐败官员，哪个涉案不是天文数字，还有“不能说明来源的巨额财产”？仇恨这些侵吞、蚕食、转移国有资产，祸国殃民的贪官，难道不对吗？

再是为富不仁者。这些人花天酒地、纸醉金迷，穷奢极欲，荒淫无耻，但却心无善念，不义举，视财如命，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，不怜苍生不济贫。有的富豪还动辄挥动金钱的魔杖，炫富耀威，买笑追欢，欺压良善，无恶不作，成为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。对他们仅“仇富”远远不够，还应绳之以法。

三是为富不法者。身为富人却罔顾法律、藐视国纪，住着堂皇豪宅，开着宝马香车，身家无数反变着法儿偷税逃税。税收是国家调节财富分配的重要措施，照章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应尽责任，这道理还用多说吗？一些富人的纳税意识远不如普通百姓自觉，偷税逃税丑闻倒是频频曝光。对他们



金秋(摄影)

晓牧

之以鼻，“仇富”一下，促其幡然省悟有何不可！

马克思有句名言：“资本来到世间，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对上述富人，人们仇的是他们致富的途径；是他们富而无德、生活腐败、骄纵无行；是他们忘记社会责任，堵塞了共同富裕之路。一句话，不是“仇富”是“仇腐”！不能只许富人一味攫取、挥霍、糟践社会财富，而不许创造财富的穷人略表不满、鄙视和痛恨。这属舆论谴责，不是什么“劫富济贫”、“杀富济贫”。不分青红皂白，曲解百姓话题，缺失应有立场，由“仇富”视之，“精英”人士常识和水准何在？

对富人的七嘴八舌、说三道四，尽管有些恭维和刺刺，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升斗小民对国是民情表达权、监督权的体现。“十七大”报告指出，要“整顿分配秩序，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”。多谋善论的“精英”人士，不必忙着锦上添花，“替富人说话”，还是虚心倾听民意，多多“雪中送炭”为好。正视社会财富问题，为解决分配不公，建立有效制约机制建言献策，才是真正“为穷人办事”。

人眼中的风景。这个戴着眼镜，有几分文气的男子，正坐在路边做什么。旁边放着一本书，而他却时而在张望，时而又像在沉思。是民工，穿着又不像，是教师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地方，又有许多不可能，是学生，年龄似乎稍大了一些。是个远行的旅人，也没有风尘仆仆的样子。一个中年人，戴着眼镜，坐在马路边，还有一本书，是那样不协调，是那样不伦不类，但这事竟然就在那一刻发生了。

其实，每个人的行为，都有其必然性，也有其偶然性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，一个人，坐在马路边。以后，就没有时间坐在这里，或者有时间，但没有心情。这里空气清新，不够美丽，想是有美丽的风景，不够安静。实在不是读书思考，修身养性的地方。但此时此刻，我坐在这里，看着周围，竟都是美好的风景。

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在忙碌之余，在匆匆赶路的时候，都要停下来歇一会儿。看看周围的人和事，看看周围的风光。即使是坐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，也可能会有不错的感觉。

我经历... 铁嘴钢牙的易中天一遇到于丹，舌头立即短半截儿。我走进百家讲坛化妆间，一眼看到易中天，先顺手送个一毛钱买十二顶的高帽：“哟，易中天越来越帅啦！”

连载

第二天拍摄时，万卫、解如光都到现场观看，我也坐在高虹身后。研究陈嘉庚的陈老师很有学问，但不太懂电视规律。易中天使出浑身解数，尽量把她的谈话引到跟陈嘉庚最直接、最有意义的事情上。

我对万卫说：“易老师再拿不下这个节目，你就趁早跳楼吧。”解如光显然注意到场上易中天的难处，叹道：“累死易老师！”

万卫说：“休息时，谁也不要给易老师泼冷水！”我听了直乐，好你个可爱的小英雄，忽悠着易大佬负弩前驱啊。

易中天终于把这场很艰难的戏，尽心尽力、尽情尽致地唱了下来。小妮子于丹“青蛇白蛇”

铁嘴钢牙的易中天一遇到于丹，舌头立即短半截儿。我走进百家讲坛化妆间，一眼看到易中天，先顺手送个一毛钱买十二顶的高帽：“哟，易中天越来越帅啦！”

易中天说：“我这一天惹着小妮子了。我今天问你‘你是虎还是兔’？小妮子说‘为什么我是虎是兔？我是蛇！’我又问‘青蛇还是白蛇？’小妮子说‘各占一半儿！’

我大笑，小妮子是条青蛇白蛇小蛇吧！我挖苦易中天：“你不会问小妮子：你是蛇还是眼镜蛇？”

我几乎能想象得出“万卫麾下金玉女”的对话情态：易大佬故作机敏、一脸谄媚，像他家“易阳阳”见了面，摇着狐狸尾巴吧；小妮子一脸顽劣，是诙谐？是刁蛮？可能都有点儿，没准儿还有点儿娇纵，这么年轻的美眉教授，一下子红透半边天，不骄纵也难。

于丹又用不逊的口气问易中天：“你们几个常在一起厮混吧？”平日飞花耍舌的易中天居然回答得一点儿灵气没有：“不过是我跟马(瑞芳)老师、王(立群)老师常在一起聊。”

百家讲坛的北京专家做节目，是到国宾馆录制完走人，连饭都不在栏目组吃。外地专家则在影视中心吃、住。于丹这个喜欢热闹的小妮子，看到外地专家动不动凑在饭桌上侃侃海聊，能不眼红？

人和人之间可能真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，却就是存在的缘分。编导二组的易中天、王立群还有我，不约而同地稀罕编导四组的于丹，还没见面就宠着她。

从国庆节“论语”开播，我就是小妮子的忠实观众。但直到大年初五之前，我跟小妮子没有任何联系。

今年春节我流年不利，“家长”初一输起液来；女儿女婿闹闹反成添乱，女婿感冒高烧，初二开始输液；女儿被传染，初三开始输液。我在校医院守着三个人输液。走马灯一样通知护士：请给谁谁换瓶！初四时我对护士开个玩笑：“干脆也给我吊上一瓶葡萄糖。”

子，不放手缩回去。结果10个月出来以后，手反倒撑大了，以前弹拉赫玛尼诺夫的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的10度和弦还不够着，没想到后来居然能轻松地弹出来。

1980年，我爱人先以留学身份到了美国，两年后，我携女儿也一同到了纽约。初到美国的生活比较艰苦，3年后，我们住在曼哈顿音乐学院旁的神学院院长家里，交换条件是学院院长打扫卫生。那么艰苦，我也没放弃过钢琴。1993年9月，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台35周年，请我回来弹《黄河》。

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是《黄河》鼓励我有气重新生活。我觉得《黄河》发出最大的光，不是过去，而是现在。

如今在世界各地，《黄河》都成了我的保留曲目，可能在很多人眼里，《黄河》已成为一个符号。一部作品能被视为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，这部流星海先生的伟大作品经我的手变成钢琴的语言，一生中能有这样一部作品，足矣。

百家讲坛 马瑞芳讲 魔鬼的床... 胖妈明天不看你丹包馄饨！”我说：“凭什么都不看？我于丹、馄饨两不误！”